
ICANN78 | 年度大会 – 25 周年纪念会议
2023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一）- 10:45 - 12:00（德国汉堡时间）

视频： [ICANN 历史视频]

发言人（男，姓名不详）： 女士们，先生们，请欢迎 ICANN 代理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莎莉·科斯特顿 (Sally Costerton)。

莎莉·科斯特顿： 大家好！这个视频有没有让您感到骄傲？反正它让我觉得很骄傲。欢迎大家参加此次特别的庆祝会议。这是一次新的尝试。我们以前从未召开过这样的会议，请耐心等待。我认为一切都会很顺利。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小故障，我知道您会为我们加油的。今天上午，我邀请了六位特别嘉宾，他们几乎从第一天起就成为 ICANN 故事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人在 ICANN 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直到今天都还继续发挥着领导作用。

现在，我们即将开始此次会议。我们将从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说起。然后，我们将深入探讨 ICANN 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IANA 管理权移交”，并讨论为什么这是一项如此重要的成就，以及它对当今和未来全球互联网用户的意义。我们将讨论未来的发展和机遇，例如通过数字包容让下一个 10 亿用户更容易访问互联网。我们还将讨论我们的互联网治理模式面临的一些挑战，以及我们如何共同努力克服摆在我们面前的障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保证我会安排时间做到这一点），我们将有一个大约 15 分钟的公开发言环节，听取大家关于过去的回忆或对 ICANN 未来的看法。

注：以下内容是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现在，在我介绍我们的讲述者之前，我要模仿一下克里斯 (Chris)。如果您在 ICANN 成立之初就在这里，请站起来。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们。哇，这真得很感人。多么奇妙啊！我们非常期待，你们所有人。现在，刚刚站起来的每一个人，没有理由不来到麦克风前分享一个关于开始的故事。

现在，我想介绍一下讲述者。我要请他们来和我一起上台。我将从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博士开始。众所周知，史蒂夫是互联网的先驱。欢迎史蒂夫。请您就座。

史蒂夫·克罗克：

好的。

莎莉·科斯特顿：

请您坐在这里。我想你们中的很多人不会不知道，史蒂夫是一位互联网先驱和计算机科学家。他专门研究网络协议、计算机安全和形式化方法。他帮助开发了 ARPANET 的初始协议，并创建了意见征询系列笔记，借此记录和分享协议设计。

克罗克博士在 ICANN 曾担任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我们称之为 SSAC）的创始主席，并于 2003 年至 2017 年担任 ICANN 董事会成员。他曾担任董事会主席，负责监督 ICANN 从美国商务部监管下的运营转变为代表全球社群运营的独立多利益相关方组织。欢迎史蒂夫。

接下来，我想欢迎米尔詹上台。米尔詹·屈尼 (Mirjam Kuhne)。请上台，米尔詹。很高兴看到您加入我们。请您就座，请坐这里，米尔詹。好的。米尔詹是 RIPE 社群的主席，她已经在这个社群工作了

将近 30 年。她对互联网社群有着深入的了解，并定期与来自各个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合作，包括技术安全部、学术界和政府。

多年来，米尔詹一直在 RIPE NCC 担任高级社群建设者和对外关系总监。早些时候，她曾在互联网协会担任高级项目经理，她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和协调世界各地的技术研讨会。米尔詹还曾担任十多年的 IETF 教育团队主席，目前是 IETF LLC 董事会成员。她在德国柏林技术大学获得了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现在和丈夫住在阿姆斯特丹。欢迎米尔詹。

现在我想请阿尼尔·库马尔 (Anil Kumar) 上台。欢迎阿尼尔。很高兴看到您加入我们。请您就座。阿尼尔活跃于 ICANN 社群。他目前是普遍适用性指导小组主席、IDN ccTLD 第四工作组副主席和互联网治理联络人委员会副主席。阿尼尔还于 2022 年和 2021 年担任印度互联网治理论坛主席。

在 ICANN 之外，他目前是公共服务中心 (CSC) 的首席运营官，该中心为印度各地的偏远地区提供政府服务。阿尼尔曾担任印度国家互联网交换中心 (NIXI) 的首席执行官，在宽带互联网和电信领域拥有超过 43 年的经验。欢迎阿尼尔。

接下来，我想邀请雷玛·穆萨 (Reema Moussa) 上台。恭喜您，雷玛。您在这里有一些粉丝。雷玛，很高兴看到您加入我们。请就座。雷玛是南加州大学古尔德法学院的法学博士研究生，专注于网络安全隐私、人工智能、互联网治理、信任和安全。哇，好多呀。

在日内瓦大学留学期间，她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开始了她的技术生涯。她目前担任互联网法律和政策铸造中心的副总裁兼西海岸地区主席，是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她还是技术政策研磨播客的主持人和执行制作人。她是美国律师协会反垄断部门隐私和信息安全委

员会年轻律师顾问小组的成员。哇！深呼吸。如果这些还不够，我非常自豪地介绍，雷玛也是 ICANN 英才。

我也很高兴向大家介绍亚历山大·皮桑迪 (Alejandro Pisanty)。我觉得你们许多人已经知道亚历山大了。我就不必介绍了。欢迎。亚历山大从 1999 年到 2006 年担任 ICANN 董事会成员。他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UNAM) 化学学院的教授。他曾担任《学术计算服务期刊》的主任和 UNAM 开放和远程大学的协调员，在那里他监督了超级计算互联网的扩展和先进技术的引入，如虚拟现实和用于数字签名的 PKI 基础设施，以及该国家/地区的第一个证书 UNAM-CERT。亚历山大曾担任墨西哥互联网协会主席、ICANN 董事会成员以及互联网协会理事会成员。他的工作涉及互联网治理、网络安全政策、远程教育以及国家和地区数字战略。他因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互联网发展的贡献，于 2016 年获得 LACNIC 终身成就奖，并于 2021 年入选互联网名人堂。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位是，劳伦斯 (Lawrence)，也就是劳伦斯·斯特克林 (Larry Strickling)，他于 2009 年 6 月到 2017 年 1 月是美国商务部负责通信和信息的前助理秘书长，他担任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 (National Telecom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 的管理员。（我站在史蒂夫前面，在那个位置看起来不太好。）他支持将 IANA 管理权从美国政府移交到多利益相关方互联网社群。

离开 NTIA 后，劳伦斯在互联网协会设计并指导了协作治理项目，并面向 McKinsey 的联邦和州政府客户在私营部门担任宽带问题顾问。劳伦斯曾在电信行业担任高级管理职位，包括在贝尔地区的运营公司 Ameritech Corp 担任公共政策副总裁，以及在芝加哥的 Kirkland & Ellis 律师事务所担任诉讼合伙人。

欢迎劳伦斯。现在，我要从 ICANN 的早期说起。成立之初亚历山大就在。亚历山大，您几乎是从 ICANN 一开始，于 1999 年就参与了 ICANN。告诉我早期的那些日子，我特别想知道头两年最困难的是什么？请告诉我们社群是如何形成的。

亚历山大·皮桑迪

谢谢大家。首先，感谢邀请。感谢 ICANN 团队让这一切成为可能。能够在这里和大家齐聚一堂，真是一份天赐好礼。我们（“我们”指的是拉丁美洲）中的一小部分人参与了引入互联网。那是第一代，实际上是非常年轻的一代和像我这样的用户。实际上我于 1977 年或 1979 年在一个关于量子化学的计算机方法研讨会上使用过 ARPANET。很抱歉我没有保留那场研讨会的打印件。它们将是历史性的。

众多原因让我们看到了网络的力量。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是我们在绕着政府打转。我们能够在互联网上介绍东西，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交流，延伸交流的传统，通过这个网络进行学术界的国际交流。当我们看到像 ICANN 这样的组织将要建立时，我们抓住了塑造它的机会，而不是在第一世界，在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塑造它。总的来说，当时的形象比后来都更像 IBM。所以我们有巨大的野心和动力去做这件事。

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也是远在“多利益相关方”一词流行之前。我们只是坐在那里，而不是等待政府许可我们参与其中，尝试让他们参与进来。没人会在意。我们绝对无法让拉丁美洲政府中的任何人关心此事，几乎没有人关心此事。关心此事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参与 ICANN。也我们至今所捍卫的。即使是在 GDC 和所有其他过程中，你也必须拥有社区和相关知识。

最初几年有什么困难？ICANN 现在但尤其是过去，受到了非常强烈的攻击。这是一个典型的循环。我可以随时向您推荐烟草行业。一开始什么都没发生，然后就没什么坏事发生了。是的，可能会有坏事发生，但这不是我们的错。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行业意识到将会有一些规则被设定，然后他们就会尽可能宽松地制定这些规则。当规则制定者确立后，他们就会尝试弱化或[音频不清晰]我们所经历的。同样，总部设在华盛顿的 17 个智囊团。ICANN 的人员前往相应的地址，结果那里什么也没有。

最后，在 ICANN 成立后，下一个非常艰难的步骤是针对 ICANN 提起的诉讼，试图榨干我们的血汗，或者用诉讼来占据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害怕诉讼并因此而瘫痪。

很难让整个社群团结起来。我们遇到了几个矛盾的情况。我将简短地谈谈这个。这就像是，这个 ICANN 机构正在从美国窃取互联网，而世界其他地方的互联网是由一个不知名的加州公司运营的。两边都有虎钳。非常艰难。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能够保证火车准时运行。这是一个仍然有用的重要信息。我就讲到这里。

莎莉·科斯特顿：

谢谢亚历山大。您所描述的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但也有威胁，来自不同地方的各种威胁。

那么，史蒂夫，该您发言了，您是 SSAC 的创始主席，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您是在 ICANN 早期阶段继亚历山大之后加入 ICANN 的。那段时期的威胁，那段时期的恐惧，在您加入 ICANN 并开创 SSAC 的时

候，还存在吗？告诉我们这是如何开始形成的，以及在早期它是如何在自信中成长的。

史蒂夫·克罗克：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马上就讲。我想稍微扩展一下背景，再讲几个其他日期。我们对社群和 ICANN 内部的关键事件以及技术等方面的外部事件进行了令人惊叹的回顾。

我想分享的第一个日期是 ICANN 成立之前 30 年，也就是 1968 年。乔·波斯特尔 (Jon Postel)、温特·瑟夫 (Vint Cerf) 和我都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生，ARPANET 的第一个节点就是在那里组装的。这就将我们以一种计划外的方式，带入了这个技术时代，我们需要了解如何与其他站点的同行互动，开发关于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沟通以及如何敲定决策等方面的流程，我们当时没有尝试使用这样的花哨词汇。我们倾向于一个非常轻量级的、非正式的、非官僚主义的流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这就是我们开始的方式。

一晃 30 年。ICANN 成立了。乔·波斯特尔接管了 RFC，从我开创 RFC 到移交给乔·波斯特尔，整整 30 年时间里，他出色地经营着 RFC。我花了一段时间在政府的 ARPA 资助研究，然后离开去做其他事情，主要是与计算机和网络安全有关的事情。

1998 年 10 月的一天，我接到温特的电话，说乔去世了，这是我能准确记得自己当时在哪里的日子。ICANN 当时正在组建过程中。不久之后，有一个组织。没有组织性质的会议，而是 ICANN 第一届董事会埃丝特·戴森 (Esther Dyson) 的早期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召开的，我想那是在上次会议之后。我有点好奇。我没有直接参与，但我一直在远处关注着。会议结束时，我走到埃丝特

面前说，“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我很乐意提供。”她无视我，我们就错过了。

下一个大事件是在 2001 年的 9 月 11 日，此次事件震惊了世界，对 ICANN 和其他所有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世界贸易中心倒塌了，飞机撞了进去，整个世界大为震动。很多很多组织，包括 ICANN，开始问这个问题，“天哪，安全很重要。我们应该做什么？”

此后不久，在 1998 年 11 月，ICANN 召开了一次研讨会，阐述了它认为的安全问题。许多人都有参会。当时我并没有直接参与，但不久之后，我又接到了温特的电话。他是董事会的主席，他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安全咨询委员会，如果你能来让它成立，六个月就够了。”我回答“当然可以”。我知道 6 个月是一个低估数字，所以我扩大了它，做出了我认为是合理的两年猜测。没错。但这正是我直接进入 ICANN 和整个流程的原因。

在我们让 SSAC 平稳地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好吧，我来告诉大家 SSAC 的一个特别之处。当时招募了一群非常非常优秀的人，然后让我来担任主席。在某种意义上，在一个团队已经组建完毕的情况下让我加入进来有点奇怪。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和每一个被选中的人进行一对一的私人对话。我想，如果我要领导，就必须了解他们。在这些完全独立的对话中出现了一个特别的主题，那就是，我们不清楚 ICANN 的政治事项，但安全很重要，所以我愿意做这份工作，但我不想卷入这种政治事项。

一年后，章程发生了变化，咨询委员会在董事会会议室中获得了一个席位，充当无表决权的联络人。所以我们得去找个人。没人愿意做这个联络人。所以我最终身兼两职，既担任委员会主席，又是董事会的联络人。这让我进入了董事会会议室。

那里的动态非常非常有趣，因为也许有人会认为一个没有表决权的职位是无关紧要的，尤其是在温特任期内。但我一直认为表决是最后一步，本质上是最不重要的。几乎在所有情况下，进行的活动是讨论、是相互作用、整理想法以及对时间和注意力的持续竞争。

过了一会儿，我说，SSAC 进展顺利。我怎样才能优雅而有尊严地摆脱？然后我有了一个想法，我说，如果我从一个在董事会无表决权的联络人变成了一个在董事会有表决权的职位，那么我将会被迫离开。董事会只接受三个为期三年的任期，然后他们就会挥手让你离开。

这就是我的 ICANN 故事。

莎莉·科斯特顿：

讲得太好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关于您为何申请董事会的介绍。我要让观众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喜欢这样。我想是拿得起，放得下。有趣的想法。

米尔詹，早期您也参与了。对我来说，您的表现似乎非同寻常，而且您做出了贡献，正如斯蒂芬 (Stephen) 和亚历山大谈论 1997 年的《白皮书》和《绿皮书》时所说的那样。它们当然是 ICANN 的基础文件。您参与了支持组织尤其是地址支持组织 (ASO) 的发展。

作为一名在互联网领域工作的女性，请告诉我们一些来自你的社群的信息，以及成立之初您所听到的一些情况。我很想听听您对组建 ASO 的看法，以及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米尔詹·屈尼：

大家好。莎莉 (Sally)，感谢您的提问，也感谢您邀请我参加这个讨论小组。非常荣幸，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我不会追溯到史蒂夫刚刚提到的 60 年代，但实际上，在 80 年代，确切地说，是在 1989 年，一些人走到一起，在史蒂夫、乔、温特和其他人已经建立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在欧洲有一些互联网协议的早期采用者。他们开始聚在一起讨论如何使用这些早期的网络和新的协议。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协调新通信协议的某些技术方面。

所以他们成立了欧洲网协 (RIPE)，这是一个宽松、开放的论坛，供网络运营商协调网络的某些部分，以及如何将他们的网络相互连接，涉及谁有什么 IP 地址、如果出现问题，我可以在哪里找到你、如何注册 IP 地址、如何注册联系人信息，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个论坛今天仍然存在。它仍然是一个开放的论坛。它不是一个法律实体。就像 ICANN 社群一样，但主要关注 IP 寻址。这是 1989 年。

1992 年，他们成立了欧洲网络协调中心 (RIPE NCC)，这是 RIPE 社群的秘书处，帮助他们组织会议和注册。

此后不久，RIPE NCC 也成为了第一个 IP 注册管理机构，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因为他们已经存在了。他们相互信任。你之前在演讲中提到了信任。我很欣赏这一点，我认为这在今天也很重要。你仍然可以看到源于信任而达成的一些事情。例如，这些网络运营商，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竞争对手，也可以互相依赖，互相帮助，以应对像你提到的疫情这样的危机。所以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 RIPE NCC 因为已经存在而成为了第一个 RIR，与当时的乔波斯特尔和 IANA 密切合作。乔始终有一个重要的信息。他一直想让社群参与进来。他希望确保社群确实同意某个组织成为国家和地区顶级域 (ccTLD) 或 RIR。他不会自上而下做出决定。他会确保人们愿意工

作，会很高兴与该组织合作。所以在 1992 年，RIPE NCC 开始成为 RIR。

然后在 1993 年晚些时候，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APNIC) 成立了，1996 年，美洲互联网号码注册管理机构 (ARIN) 成立了。然后当 ICANN 出现时，正如您所提到的支持组织准备工作，这些 RIR 当时已经存在，当时的数字社群已经有了自己的结构、决策流程和共识流程。

我们当时觉得利用现有的结构和组织来组建地址支持组织 (ASO) 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已经彼此了解，彼此信任。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有自己的决策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现在还有由每个地区、每个 RIR 和一些社群组成的地址理事会，基本上是基于他们感到舒服的决策和他们自己制定的流程，这样他们就可以信任这个系统。

这就是 ASO 的由来。我早些时候注意到，ASO 仍然是唯一一个仍然保留其原始名称的支持组织，并且从开始一直使用到今天。与此同时，其他一切都变了。

不过，我想对您的第二个问题说几句。就像您说的，“作为一名女性”，确实如此。我的意思是，我学的是计算机科学，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但我真的很幸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多个伟大的导师。通常你只有在回顾时才会意识到这一点，在你的职业生涯中都有人支持你，所以我真的乐意鼓励新一代和 ICANN 新人。比如，雷玛。我已经对你的职业生涯和莎莉读到的关于你的一切印象深刻。对于我们这些老一辈人来说，传递我们的知识和社群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我们需要把这一点真正地灌输给新一代，并确保互联网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所以，不要害羞。面对互联网的未来，也许你会找到一个好的导师来帮助和支持你。

莎莉·科斯特顿：

好的，谢谢米尔詹。我想，作为一名在互联网领域工作的女性，您当然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榜样。我知道，我们在 … 中看到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的人数比以前多得多，看到这一点真是太棒了。像任何群体一样，我们看到更多的人看起来和感觉上像我们，给我们灵感。我们稍后还会谈到这一点，因为它会影响…稍后我将和阿尼尔谈一谈我们如何确保我们更具包容性。

但在此之前，我现在要谈谈移交，我们在 ICANN 中称之为管理权移交。我们先有请劳伦斯发言。正如我们今天上午多次提到的，2016 年，ICANN 取得了最来之不易的成功之一：将 IANA 职能的管理权从美国政府移交给全球社群。你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像我之前跟你喝咖啡的时候所说的，我在开会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一件事，尤其是跟政府和不了解 ICANN 的人开会的时候，现在 ICANN 的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看起来总是会发生，甚至可能很容易。但是你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请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也许更重要，为什么它是必要的？

劳伦斯·斯特科林：

好的，谢谢莎莉，谢谢您邀请我来到这里，重温过去的回忆，谈谈 IANA 管理权移交以及它对今天 ICANN 的意义。

首先，就它是否始终会发生而言，我认为很明显它一直被期望发生。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在 2014 年宣布这一流程并在 ICANN 的主持下开始实施时，我们只是在遵循 1998 年创建 ICANN 时的原始文件中

所做的承诺，当时文件中声明美国将启动它，这将是一个暂时移交，我们应在几年内完成。事实上，2000 年 9 月被列为将 ICANN 的管理权角色从美国移交出来的预期时间。这并没有发生。到了 2014 年，我们已经有了 14 年的经验。

我猜你们会问，为什么呢？如果两年后你没有完成你应该做的事情会怎么样？在 2014 年，是什么突然改变了这一点？我认为需要讲几件事情。我的意思是，首先，正如我所说的，我们一直知道这是意料之中的，这是计划的一部分。但我认为当时出现了几个趋势，既有 ICANN 内部的趋势，也有全球政治方面的外部趋势，我认为这些趋势真正地将这个问题推到了台面上。

在国际上，我们已经看到，虽然多利益相关方方法在 2000 年初的国际会议上，特别是在 WSIS 会议上得到了肯定认可，但仍然有一些国家认为他们应该负责 ICANN 和互联网资源。关于是否应该将 ICANN 移交给一个国际多边组织，还是移交给纯政府组织（比如国际电信联盟），还是让政府来运营 ICANN，一直有这样的讨论。这是美国从一开始就反对的，他们认为，根据 1998 年制定的多利益相关方方法（ICANN 在 2014 年之前一直作为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组织运营），我们需要进行保护、提高和加强。

2012 年年底，正如在座的一些资深人士所知（我知道奥利维尔 (Olivier) 也在这里，他和在座的其他人都在现场），世界电信国际会议在迪拜举行。那是一个非常分散的会议，召开这个会议主要是为了研究旧的电信法规，研究国际电话如何在国家或地区之间移动。但是，随着一些政府开始提出让政府对包括 ICANN 在内的关键互联网资源行使更多控制权的想法，引发了一系列更大的问题。事实上，与会的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表示支持这样的模型。

会议结束我们回到美国后，我们被震撼了，我们说，“嘿，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相信这个模型。我们认为这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实现巨大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途径。但很明显，这个信息并没有被传达出去。我们需要开始更多地与各个国家或地区合作，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他们正处于互联网时代的早期阶段，让他们了解什么是利害攸关的，以及为什么我们认为多利益相关方方法实际上会给这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和公民带来最大的利益。”

因此，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看看美国可以做些什么来真正证明我们为什么如此支持多利益相关方方法？有一件事非常具有象征意义，那就是让美国摆脱我们当时扮演的管理权角色，这并不涉及 ICANN 的任何日常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被很多人误解了。他们认为实际上是美国在管理 ICANN。但我们并没有那样做。那时候我们主要扮演文书角色。然而，公众的看法是，美国对 ICANN 的日常运营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走上前说，“我们会走出这一步。我们将完成 1998 年承诺的移交。还有什么比主动站出来说‘我们会这样做。我们会完成此项工作。’更好地表达对多利益相关方方法的承诺呢？”...

这一流程持续了两年。启动后，我们认为这将是一个为期一年的流程，由 ICANN 主持，但主要是由利益相关方共同运作，结果花费了两年时间。我拿出了统计数据。我们召开了 600 多次会议，工作了 26000 个小时，交换了数万条信息。我们不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由于各方都在探索一些选项，这也导致了数百万美元的法律费用。

因此，这导致了一个非常漫长而复杂的时期，在此期间，社群坐下来制定移交规范和移交内容。就我们所认为的移交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言，我们只提出了四个相当一般的指导方针，我们要求向我们提

交一个计划。我们当时要求在大约一年后恢复该计划，因为在那个时间点，美国政府和 ICANN 之间的 IANA 职能合同于 2015 年 9 月到期。我们最终不得不将该合同延长一年至 2016 年 9 月，以便为社群提供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其工作。

我想说的是，推动这一切的第三个因素也是我们在 2014 年 3 月拥有的意识，即 ICANN 当时准备监督、组织和帮助引导一个真正的多利益相关方流程，以提出一个移交计划。那段时期及之前的 ICANN 资深人士会记得，他们对 ICANN 自身及其董事会和员工的问责制和透明度及其运作方式存在诸多担忧。但是，在 2014 年之前的两三年（实际上是四年）里，作为 2009 年《义务确认书》的一部分而成立的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小组已经完成了大量工作，我们可以看到，ICANN 确实在制定和实施流程，以真正解决社群在问责制和透明度方面的担忧。

当然，在 2014 年至 2016 年的移交规划期间，这最终成为了讨论很大一部分。但至少我们有一种感觉，ICANN 在改善自身、开展多利益相关方流程方面走在一条良好的轨道上，在一条良好的趋势线上。这让我们在 2014 年更有信心，这是一个推进移交的好时机，一个恰当的时机。

但我认为，很大程度上驱动因素是：全球其他国家或地区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需要教育和说服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这是最有利于他们的模型，因为他们不断寻求扶持和发展他们的互联网经济。

莎莉·科斯特顿：

谢谢劳伦斯。您谈到了许多不同的要点。

我们今天上午谈论了多利益相关方的性质，它的重要性，以及这么多人参与关于移交讨论，使其可持续发展。我现在想请阿尼尔发言，进一步展望未来。

正如我所说，阿尼尔，您是普遍适用性指导委员会的主席，从第一个通用顶级域 (gTLD) 被授权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巧合的是，它们是国际域名。因此，也许您比 ICANN 的任何人都更了解如何在我们不断进取的过程中增加包容性，特别是在印度和亚洲，因为我们现在所创设的一切必须增长和扩大，这样参与度才能持续与世界互联网用户相关。

那么，根据您在我们进取过程中的经验，您认为 ICANN 在多语言互联网和数字包容性方面需要关注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阿尼尔·杰恩 (ANIL JAIN):

谢谢莎莉。我先说两三件让我醒悟的事情。2009 年发生了一起事故，一个农民在田间行走时被一辆汽车撞了，他在流血。在农村地区，距离是很远很远的。有个男孩朝那个方向走来，他看到了那个农民在流血，但他无能为力，因为他不是医生，也没办法联系医生。但不知何故，他带了一部手机，而且可以上网。他与当地医院取得了联系，对那个农民进行了救援。多亏了互联网，那个农民得救了。

第二个让我醒悟的事件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 袭击了我们所有人。我阅读到对来自印度贾坎德邦的女孩的采访，那里的孩子在哭泣。那是因为我们有机手机在手，我们有互联网。即使整个世界颠覆重建，我们也能继续我们的教育。

这些事情让人感受到的是对互联网的基本需求，它连接了社会，连接了人类，连接了多语言的人们，连接了不同文化。

让我们来看一个方面，当我们去看医生时，无需用其他语言来说明身体的症状。可以用自己的话解释哪里痛。

女士们，先生们，不会用英语交谈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60%。虽然我们说 71 亿人在使用互联网或移动网络（53 亿人在用互联网），但是他们真的在用互联网吗？有多少人真正在使用互联网里面真正的宝藏？

所以这就需要一个多语言的互联网，连接那些没有连接的人。虽然我们坐在这里庆祝 ICANN 成立 25 周年（很精彩；互联网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我认为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食物、住所和衣服一样），但如果我们无法将这些人连接起来，我们的社会还是分裂的。

所以莎莉，这是一个坚实的要求，多语言互联网是 [音频不清晰] 的需要。我们相信，经过普遍适用性指导小组 (UASG) 的努力，下一个 10 亿互联网用户将从非英语社群加入我们。

现在，根据我们所看到的和莎莉提出的 ICANN 可以做些什么来让这 10 亿人加入，以及可以做些什么来纳入多语言互联网，我们认为少数几个激励因素可以弥合这一差距。

一个是政府。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世界各国政府应该制定政策，应该进行宣传，应该促进使用当地语言的国际化域名 (IDN) 和电子邮件。

第二个，莎莉，我个人和 UASG 也认为，我们上午谈论过的一些科技巨头组织……谷歌、Twitter、脸书、苹果都是作为革命的一部分诞生的。多亏了 ICANN，它们诞生了。它们之所以能成为科技巨头，

是因为在座的整个社群都在努力。像谷歌、苹果、脸书这样连接着当今世界每个人的科技巨头是否采用了多语言互联网？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和重要的信息：多语言互联网应该进入那些连接大多数人的平台。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印度。

第三个要点，我认为向人们提供互联网的重要角色是 ISP、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们将自身或者他们的系统转换成满足普遍适用性的系统了吗？

我认为除了来自公众的压力之外，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开始向我们施加压力，引入多语言互联网，而不仅仅是英语，我想我们都将醒悟，我们应该能够推动它。

莎莉·科斯特顿：

阿尼尔，这是一个很棒的战斗口号。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合作，我们将继续作为社群将这作为我们的头等大事。

雷玛，该您发言了，更多地思考未来，一种包容性涉及语言和文字。正如您所说，随着未来几年我们将有 10 亿新的互联网用户上网，语言将是关键。但这不仅仅是语言的多样性。我着迷于…您的职业生涯非常出色，我们之前都在谈论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了这么多事情。但是我知道有些人会说，进入 ICANN 似乎有点困难。所以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让它变得更容易。但是我希望您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是什么激发了您对 ICANN 的兴趣，是什么让您回来的？

雷玛·穆萨：

好的。首先我想说非常感谢您邀请我来到这里。感谢 ICANN。很高兴在观众中看到我们在坎昆相聚的伙伴们。就在几个月前，也就是

今年早些时候，我还是 ICANN 76 的一名成员。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相聚。

我想回顾过往。我最初进入这个领域是因为我认为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的生活被三个大规模流程所标记：当然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互联网的发展和规模。我的生活一直离不开互联网。我认为，全球化是第二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对人权的关注，以及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之后，我们的社会如何应对可能给人权和整个文明带来的挑战。

所以最初我有兴趣是当我开始思考我该如何对待我的人权生活时。这也是我本科期间去日内瓦留学的原因。进而使我加入国际电信联盟，这里真的是全球发展、全球化、人权和技术的交汇点。

现在，在法学院，我主要关注网络安全和隐私，在我看来，这些原则对 ICANN 的未来至关重要。因此我加入了 ICANN，就像我参与的大多数其他事情一样，只是通过互联网法律和政策铸造中心的一位好友兼同事听说的。我一直对 ICANN 有所了解。它在我出生几个月后就成立了。所以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从一开始就在这里。但今年早些时候作为研究员参与进来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我来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我之所以一直留在这里，是因为我认为 ICANN 社群真的很特别。我还是一名研究员的时候，就与社群人员建立了难以置信的联系，我现在把他们当作朋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观众席。其中一位我刚在她巴西的家里住过。所以这个社群的人们对彼此的关心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即使在上台前坐在观众席中，我也很清楚在这群人中有多少友谊。

因此，我认为，协作的理念和对来自不同文化、不同观点、代表不同社群的人们的真诚关怀，不仅对 ICANN 的工作至关重要，而且对任何旨在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全球协作流程都至关重要。

莎莉·科斯特顿：

雷玛，很高兴听到您这么说，您谈到了一些我深信不疑的事情，我想这也是我们 ICANN 所有人的共识。您用了“关心”、“友善”和“友谊”这些词。我认为有时我们在 ICANN 对这些事情讨论得不够。我们享受它们，我们都从中受益。我一直认为它们是多利益相关方流程如此强大的关键部分，因为我们彼此关心，彼此信任，也信任流程。这么多年后，在我们成立 25 年后，我很高兴听到您这么说。现在听起来您和亚历山大一样充满激情，我相信米尔詹开始也是如此。

我想感谢我们的专家组成员，现在将开始公开发言环节。我们开始得有点晚，我们计划的公开发言环节为 15 分钟。绝对不会缩短这个时间。我保证我们不会缩短。灯光有点弱，但我想我能看到队伍的最前面。

塞巴斯蒂安，请讲。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EBASTIEN BACHOLLET)：非常感谢（法语）！非常感谢！如果您不会说法语，请听翻译。非常感谢你们的重要演讲和交流。

几个月前，我在互联网上看到，ICANN 成立于 1998 年 9 月 18 日，并于 1998 年 9 月 30 日注册成立。这就是我和不同用户区域的同事们以及参与成立 ICANN 的人员在 9 月 18 日组织了一次特别的视频会议。

大约有十个人出席。是在线会议。大家可以听听那场演讲。那是相当精彩的。每个人都在谈论 ICANN 的未来，这真的很值得。

我还想说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25 年来，我们在董事会层面有两个重建点，即最终用户地位（一度如此）和 NETmundial。大家还记得 NETmundial 会议吗？这对于更好地理解互联网以及互联网治理是非常重要的。

我要感谢 SSAC 主席兼董事会主席史蒂夫·克罗克。他告诉我们每年 SSAC 合作伙伴都会见面。当他还是董事会成员时，他会和我们见面，和我们交谈，鼓励我们。非常感谢史蒂夫。

房间里还有一头大象。我们需要谈谈 IANA 管理权移交，感谢法迪·切哈德 (Fadi Chehade)。非常感谢！

莎莉·科斯特顿：

您在线上，如果想问一个问题，请在 Zoom 会议室中举手示意。我的同事亚历克斯 (Alex)，如果有在线问题，请告诉我。如果您能在麦克风前介绍自己，请保证发言简短，这将确保我们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以发言的人数。

杰夫·纽曼 (JEFF NEUMAN)：

谢谢大家。我是杰夫·纽曼。我参加了 ICANN 的第一次会议，那次

会议不在柏林，而是正如史蒂夫所说，是 1998 年 11 月 14 日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举行的。

我们在这里听到了很多关于 ICANN 成功的消息。但可怕的事实是，只有经历了多次失败，成功才会发生。这没什么，对吧？磕磕碰碰

很正常。我们需要记住，认识到我们可能存在的不足并不可耻，因为最终帮助我们取得了现在的成就。

ICANN 就是专家组成员所说的一切。但我认为，作为底层人员，真正的自下而上（我是从底层开始的；我仍然在底层，仍然认为自己在底层），我会将在 ICANN 和 ICANN 会议的收获传达给其他人。我们听说有 2000 多人参会，大概是 2800 人。我们不会与其中的数百人见面，因为 ICANN 会议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当然，ICANN 是讨论和制定互联网政策的地方，但它也是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和许多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开展业务的地方。当然，这是一个了解经济和地缘政治问题的地方，也是考虑进入行业的人可以向已经参与行业的人学习的地方。这是一个与全球志同道合的人交流的地方，他们有着共同的问题、兴趣、关注和愿望。它也是一个与你自己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见面和交谈的地方，理解某些作为或不作为的潜在、有意或无意的后果。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下一份工作或下一份事业。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终生朋友，有些人甚至找到了他们的终身伴侣。

ICANN 是关于政治问题 and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等大流行语的一切。但事实是，ICANN 远比大家在台上看到的要重要得多，很多事情都发生在幕后。如果有人问我 ICANN 在未来 25 年会是什么样子，我唯一的答案是，我们必须找到答案。

莎莉·科斯特顿：

谢谢杰夫。

好的，我只是时间有限，所以请大家发言尽量简短，并侧重于周年纪念日？非常感谢！

亚历克斯，如果会议室有人要发言，请告诉我。可以听到。

亚历克斯·丹斯 (ALEX DANS): 法希姆·苏姆罗 (Faheem Soomro) 提出了一个问题。“ICANN 如何展望 25 年后互联网的未来？有哪些战略和举措可以应对这一动态生态系统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挑战？”

莎莉·科斯特顿: 哇。好的。这是一个完整的会话。非常感谢您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可以，我建议在本周晚些时候的公共论坛上来讲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我认为这不是本周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佳论坛。

亚历克斯，能不能请您确保我们在公共论坛上谈论这个问题，以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适当地回答这个问题？

我能继续下一个问题吗？

迈克尔·派拉格 (MICHAEL PALAGE): 我参加过在柏林阿德莱德酒店召开的 ICANN2 届会议，我想分享的回忆是，在那届会议上举行的 DNSO 大会要求与会者支付 50 美元。这次没有人需要付费来这里演讲，这是积极的，是 ICANN 财务稳定性增强的证明。

杰夫和其他人都说 ICANN 做了很多好事。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在过去的 25 年中，我目睹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构成发生了变化。正如杰夫所说，有很多人在这里开展业务。我认为重要的是，在我们展望未来 25 年时，要有适当的保障措施来防止 ICANN 成为一个贸易协

会，而不仅仅是一个广泛包容的多利益相关方。谢谢大家。我想我的发言不到两分钟。

莎莉·科斯特顿：

好的。您太棒了。速度很快。

好的，请讲。

大卫·马格林 (DAVID MARGLIN)：大家好。我也参加了在剑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事实上，我是代表伯克曼中心也就是现在的伯克曼·克莱恩互联网与社会中心 (Berkman Klei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出席的，伯克曼中心协助主办了这次会议。作为一名年轻的法学院学生，我们进行了整合。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从一开始，ICANN 就在展望未来，即使视野很短（“这将在几年时间内完成”），但也将互联网视为互联网和社会，始终认为这不仅仅是政策，不仅仅是数字、名称和这些东西的分配，而是互联网如何影响社会。这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更加远大，但我们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首先，我很自豪能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这么多年，其次，我们对未来的展望多于对过去的回顾。

我仍然很高兴来到这里，我希望 25 年后我能站在这个麦克风前（我可能需要被推上来）讲述我对这次会议和 25 年前在剑桥的回忆。

莎莉·科斯特顿：

我们也希望如此。

现在，对于后勤，我的建议如下：我们再运行队列十分钟。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现在要关闭 Zoom 会议室的队列了。希望我们有足够的

时间在 10 分钟内让队列中的人员以及当前线上队列中的人员完成发言。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

罗伯托·盖塔诺 (ROBERTO GAETANO): 大家好。我在 ICANN 成立之前就参与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致使 ICANN 成立的那一年应该被记住，因为那一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是由 RIPE 的成员、已故的齐格弗里德·兰根巴赫 (Siegfried Langenbach) 带入这个流程的，我记得当时有很多竞争互联网协调员的提案。例如，国际电信联盟 (ITU) 的提案称，基本上，这是属于政府间组织的事情，必须是一种政府间流程。还有其他的立场，特别是引入企业社群。当时多利益相关方主义还没有成为一个流行词，我们更多地是在谈论公私合作关系。

我记得那一年的事实是，尽管我们最初的立场非常不同，但我最初是 IAHC 的一名成员，是支持 ITU 也参与的团队，但我很快意识到 IFWP 流程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它能够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是在紧迫感下工作。迫切需要建立这种互联网职能的协调。不幸的是，乔·波斯特尔的去世证明我们是对的。我无法想象，当互联网的关键人物无法再管理互联网时，如果 ICANN 没有做好准备，会发生什么。

莎莉·科斯特顿：

好的。

罗伯托·盖塔诺： 只是对先前意见的一个回复。的确，DNSO 大会有这个问题。在我成为 DNSO 大会的主席后，不再需要任何参与费用。谢谢。

莎莉·科斯特顿： 谢谢。

现在我意识到时间有限，我想我们无法让整个队列的人员完成发言，现在有请沃尔夫冈发言，然后我们再进行五六分钟。

沃尔夫冈·科纳沃茨特 (WOLFGANG KLEINWAECHTER)： 非常感谢！我是沃尔夫冈·科纳沃茨特。

我现在是阿朱斯大学的退休教授。我也是在 ICANN 成立之前通过临时特设委员会和白皮书讨论加入这个社群的。

ICANN 的 DNA 有许多组成部分。我认为一个好的元素是：尝试、测试并从中吸取教训。2000 年的 ICANN 选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记得在最初的 ICANN 章程中有一项规定：九名董事将代表一般会员社群，但没有人知道如何找到这九名董事。于是就有了全球选举的想法。这是 2000 年的一次重大考验。有些人很热情，有些人很挑剔。结果确实是我们成功地进行了选举。选出了五名董事。其中一名董事是来自德国的安迪·穆勒-玛袞 (Andy Mueller-Maguhn)，他来自混沌计算机俱乐部。

但从中吸取的教训是，这是有风险的，后来被 NomCom 取代。NomCom 是 ICANN 架构中的一个独特元素，因为它在 ICANN 或其他公司中是独一无二的，社群自己选举一半的董事。因此 NomCom 是完全独立于董事会的，它为 ICANN 董事会选出九名有表决权的董事。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是 ICANN 结构中非常民主的元素。

我对未来 25 年的建议是保持 NomCom 的独立性。谢谢。

莎莉·科斯特顿： 谢谢。非常明确的推荐。谢谢。

好的。

西瓦·穆图萨米 (SIVA MUTHUSAMY)：我是西瓦苏布拉玛尼安 (Sivasubramanian)。亚历山大在他的发言中提到，在 ICANN 成立之初，ICANN 面临法律挑战。如果您能就这一点多讲一点，如果它今天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无论是明显的还是不明显的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如果这就是 ICANN 以法律为中心的原因，那将会很有帮助。

莎莉·科斯特顿： 谢谢。

好的。

凡达·斯卡特兹尼 (Vanda Scartezini)：谢谢。谢谢沃尔夫冈谈论 NomCom。今年我是主席，明年我将是副主席，我邀请大家思考和申请，并成为这个流程的一部分。

但我在这里只是为了记住，我已经在这里 23 年了，在那之前，我的目录从第一个开始。巴西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流程的一部分。2009 年，我和谢丽儿·朗顿-奥尔 (Cheryl Langdon-Orr) 以及其他一些已经不在我们身边的女性一起创立了 DNS 女性。我很高兴看到这个小组更加平衡。我希望有机会邀请所有在座的女性参加明天下午 4:30 的会议和鸡尾酒会，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提高女性在这个环境中的参与度，

就像那个女孩说的那样，这是一次非常好的经历。继续这样做。我们现在是老成员了，但我们会指导任何想要得到指导的人。请加入我们。谢谢。

莎莉·科斯特顿：

谢谢。您是我们的好榜样。请务必参加 DNS 女性会议。我强烈推荐这个团体。

有请玛娜尔发言。

玛娜尔·伊斯梅尔 (MANAL ISMAIL)：我是玛娜尔·伊斯梅尔。我在埃及监管机构工作，埃及政府在开罗主办 ICANN5 届会议时，ICANN 是我刚毕业时的首批工作任务之一。自从我和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合作以来，GAC 的发展令人感到惊奇，顺便说一下，GAC 也成立 25 年了，从 24 名成员和七八名观察员发展到现在的 182 名成员和 38 名观察员，也从一个闭门造车的委员会发展到一个所有会议都开放供社群听取和观察的委员会，此外，我还与社群通力合作，并非常自豪地参与了引入国际化域名的工作以及完成 IANA 管理权移交的紧张工作，但也经历了午夜后才结束的新通用顶级域 (gTLD) 和 GAC 会议期间极具挑战性的时刻，以及 ICANN 顺利无缝的工作，并在疫情期间保持 ICANN 进展正常。谢谢。

莎莉·科斯特顿：

谢谢玛娜尔。

现在我们快到时间了，但只有三个人在排队。亚历克斯，我可以与线上会议室中的人员交谈吗？好的。如果大家能快点的话，请让我们排队的人员都完成发言，因为我们很想听到你们三个的发言。

有请。

[露西娅 (LUCIA)]:

大家好。我是 [露西娅]，为了更好地理解，我将用西班牙语发言。ICANN 帮助我理解了新一代人参与互联网治理问题的重要性。我真的很自豪能够来到这里，能够与我的同事们分享，我们这一代人参与这些问题并共同使这个社群变得更大的重要性。非常感谢！

莎莉·科斯特顿:

非常鼓舞人心的号召。

有请。

纳娜亚·普伦佩 (NANAYA PREMPEH): 谢谢莎莉。谢谢 ICANN。感谢所有赞助商，铂金、黄金和白银级赞助商。谢谢各位的到来。我是来自加纳的牧师，纳娜亚·普伦佩博士。我是 GAC 的国家或地区代表，是最新任命的 GAC 成员。我记得杰夫说过，ICANN 代表了工作、职业、政府等方方面面。人们甚至从 ICANN 找到了配偶。幸运的是，我已经有了我的配偶。但我希望从这次 ICANN 会议中找到重新授权问题的解决方案。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是我说这些的最佳时机—

莎莉·科斯特顿：我能阻止您吗？很抱歉打断您，但您有机会在公共论坛上说这些。可以吗？因为这场会议是关于 25 周年纪念的。

纳娜亚·普伦佩：好的，让我祝贺 ICANN 成立 25 周年。

莎莉·科斯特顿：非常感谢。

纳娜亚·普伦佩：我还想提一下，1999 年，我是加纳第一位创办互联网公司的女性。

莎莉·科斯特顿：祝贺您。

纳娜亚·普伦佩：谢谢。作为非洲人，我们对此很感兴趣。我等不及明年在卢旺达开展 ICANN 业务了。我祈祷到那时我所说的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但最重要的是，ICANN 被授权确保至少实现互联网的可负担性、可访问性和渗透性。因此，在我们明年来非洲之前，让我们在已经做的基础上做更多事情，以便更多的非洲人能够支持并出席相应的活动。非常感谢！

莎莉·科斯特顿：非常感谢。谢谢。请务必于本周晚些时候在公共论坛上重新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非常乐意回答。

纳娜亚·普伦佩:

莎莉, 您会去吗?

莎莉·科斯特顿:

是的, 我们都会去。董事会也会出席。

有请。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结束排队, 因为我意识到我们已经超时了。我希望在最后一位发言完后结束会议。

有请。

埃里克·乌登 (ERIK UDEN):

我是代表 Mastodon.de 的埃里克·乌登。首先, 我要祝贺 ICANN 成立 25 周年。我想说的是, 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特别是随着新通用顶级域项目的引入。我想说的是, 可能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 因为某些类型的大企业在注册顶级域名时将文件结尾或文件扩展名用作顶级域名, 比如 .zip 或 .mov。我认为这对整个互联网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最后, 我想说: 周年纪念会议很精彩! 我们都应该记住 ICANN 中无“我”。非常感谢!

莎莉·科斯特顿:

谢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束语。ICANN 中无“我”。感觉这就是本次会议的主题。

我真的非常感谢专家组成员的到来, 在许多情况下, 他们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身边, 分享他们的经验和对未来的建议。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高管团队将在午餐后回来进行问答环节, 当然, 我们也

会参加本周的许多活动，包括公共论坛。非常感谢大家。午餐休息时间愉快。

[听写文稿结束]